



(元)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有一幅画,一半在台北一半在杭州,生生分离。到今年整整60年了。2009年新年伊始,传来两岸故宫将要展开历史性合作的消息。‘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于春季作了‘破冰’互访。历史的因缘际会,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同种同宗,珍藏的都是中华古代文化之奇珍异宝。

这里只说一件——《富春山居图》。这幅画,仅以半幅残卷就名列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院之宝’,它的另一半则是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幅画,一半在台北一半在杭州,生生分离。回头看,这幅画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离奇——

【看风水看出来的名画?】

杨公堤南端第一桥之西,有一笕箕泉,泉水汇聚而成浴鹄湾。2003年,根据明《西湖游览志》的记载,在浴鹄湾碧波一脉间,重建了纪念黄公望的‘子久草堂’和纪念张伯雨的‘黄篔楼’。我们知道的黄公望,是一老翁,仿佛他一出世就老了。其实黄公望初来浙江时,不过是个小小童子。他本是江苏常熟人,叫陆坚。南宋末年,在北方蒙古铁骑南侵的隆隆声中,陆坚来到温州过继给黄家。黄家老翁已经90多岁了,见向他走来的小孩聪明伶俐,喜出望外。说:‘黄公望子久矣。’于是,陆坚改姓黄,名公望,字子久。张伯雨比黄公望小14岁,是杭州本地人,有名的才子,初入京时,人人惊异他风采凝峻。南宋亡,文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元朝统治者马上得天下,靠的是武力而非文化,因而格外轻视文人。元朝90多年,前36年是废除科举制度的。对于黄公望来说,读书做官这条路彻底封死了。直到中年,他才得到徐琰的赏识,在浙西廉访司当书吏。后来上京到都察院,仍做书吏,经办田粮杂务。不料,他的上司张闰是个贪官,就在元朝恢复科举那年,张闰案发,46岁的黄公望受牵连入狱。出狱后的黄公望心灰意冷,他开始‘隐身’,四处漂泊,‘卖卜为生’,算命测字看风水。一程一程地走过去,每一个来他这里求问的人,都充满了亡国的焦虑、忧愁和危机,而他自己,也是一程一程地煎熬吧。李日华《六砚斋笔记》说,‘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志忽忽,人莫测其所为’;郑伦逸《虞山画志》说,他‘每月夜,携瓶酒,坐湖桥,独饮清吟。酒罢,投掷水中,桥下殆满’……

【怎样成为‘人间至宝’?】

100多年过去了,无用师早已去另一个世界陪伴黄公望,但《富春山居图》留在了人间。这一天,画卷到了一个人手上,他就是明代画家沈周。名家与名画相遇的刹那,火光雷电,措手不及。沈周仿佛灵魂出窍,呆立画前。老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样的境界,就在这幅画中体现了。老年的黄公望已真正走进山水的生命,懂得起承转合皆有意,寂寞繁华皆有意,开笔作《富春山居图》时,一个老人,已沉淀到了生命最宁静那部分。《富春山居图》像一张黄公望的‘心电图’,清冷简洁,仙风道骨。也许世间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画卷了。62岁的沈周,流连画间出不来了。他反复欣赏,摩挲赞叹,在画卷上题跋,题了又题……又想:让画友也来题跋如何?哪知这一念竟惹出了事端。当沈周将画卷交给一朋友时,朋友的儿子见利忘义,偷偷将画卷卖掉了。这一来,沈周失魂落魄,但后悔已晚。一个偶然,沈周在古董铺又见此画,他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待确认之后,兴奋异常,赶紧回家筹钱。但终因价钱过高无力而返。画卷被苏州樊舜举以重金获得,回头还请沈周题了几句。

略;一起渔樵闲话,排遣心中郁闷之情。相传,黄公望将其草堂叫作‘大痴庵’。是先有张伯雨的‘黄篔楼’?还是先有黄公望的‘大痴庵’?不得而知了。总之张伯雨很为与黄公望为邻而高兴,酒兴尽了诗兴来,黄公望画下《笕箕泉图》,张伯雨写下《笕箕吟书黄山书屋壁》诗。边上就是慧因寺,想来,黄公望替慧因寺画七祖堂四壁时,张伯雨也在旁击节叫好。两个高人比邻而居,很多年里,西湖两岸因他们而仙气缥缈……如今,黄公望留在人间有年代可考的画作只有7幅,全是70岁以后的作品,其中第一幅,就是70岁那年为张伯雨画的《仙山图》。1347年,黄公望老了,78岁了,当他再次踏足富春江时,不禁逸兴大发。这里的山水,明秀中透着幽趣,清丽中饱含灵气。更何况,这里有严子陵钓鱼台。终生不仕的严子陵,无疑是元朝文人的一个精神象征。同行的师兄无用师感叹富春山水,请黄公望将其描画下来,于是黄公望便在南楼铺开纸卷,着手作《富春山居图》。开始时,他并未刻意去画,只在闲暇时,兴之所至,随意画上几笔。因经常云游在外,三四年过去了还没画好。后来,他特地将画卷放进随身的行李中,早晚有空就接着画,终于在82岁那年完成此画。此时,黄公望的画已名闻天下,无用师唯恐别人来巧取豪夺,要黄公望在卷末写明是给他的。82岁的黄公望,好像心有灵犀一样,知道这个画卷将来在人世间的遭遇,兴笔题跋:画了三四年不容易啊,希望识者好好保存。《富春山居图》画好了,交到了无用师手上,4年后,黄公望去世。到这里,似乎故事已经结束。谁想到,这幅画的命运,才刚刚开头……

又过去100多年,《富春山居图》在谈志伊、周台章、安绍芳等人手里流转,终于到了一个大家——明末画家董其昌。火光雷电的刹那再次重演。39岁的董其昌,像孩子一般惊呼:‘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是矣。’有人曾说,古人言江山如画,正是江山不如画。画有人工之剪裁,可以尽善尽美。而黄公望的剪裁手法,既具空旷浩渺的神韵,又有娴熟风水师的精奥。画面起首之丘山有玄武之姿,前有案山,后有环水,环抱之势宛然白虎之形。远山映列,暗含玄武垂头之意。十数峰,一峰一状,百数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茫,变化至极。董其昌研磨此画多时,竟然得出一个有关画家寿命的结论:画者一味追求刻画细描,就是被造物主所奴役,是折寿的,命必不能久。而当画面随着宇宙的运动规律而动,满眼所见皆为生机,画画就成了一种乐趣,寿命焉能不长?而寄乐于画,就是从黄公望开始的。你看,黄公望近90岁还貌如童颜,都是画中充满生机的云烟所滋养呢。《富春山居图》在人间流传到此时,由于沈周、董其昌的极度推崇,它已变成了人间宝物。不管懂不懂艺术的人,都知道得到这幅画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这样,《富春山居图》就在下一站迎面遇上惊涛骇浪、灭顶之灾。

三月·山水长卷

有一幅画,一半在台北一半在杭州,生生分离。到今年整整六十年了

文/许丽虹



(元)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剩山图) 现藏浙江博物馆

【爱到极点会有什么举动?】

董其昌晚年,将《富春山居图》以高价卖给了宜兴收藏家吴之矩。吴之矩的三儿子叫吴洪裕,酷爱收藏到了不愿做官的地步。吴之矩临死前,将《富春山居图》传给了这个儿子。自从得到《富春山居图》,吴洪裕就一直处于如痴如醉的状态。饮茶带着它,吃饭带着它,睡觉也带着它,恨不得将它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实在太喜爱,怎么办呢?男人对喜爱之物竟亦是与爱女人一个手法。吴洪裕花巨资为《富春山居图》造了一个楼,唤作‘云起楼’。楼中藏图的那间屋子当然就是‘富春轩’了,特意临水以防火灾。从此,名书画名玉名铜,都来拱一富春图。这里,成了吴洪裕的天堂。但个人意愿终究抵不过时代的车轮。明亡清兴,战事席卷而来,吴洪裕只得放弃他的天堂,加入逃命人群。惊慌失措的那一刻,他不闻不问家中其他珍宝,唯独舍不得《富春山居图》,冒着生命危险携起它来仓皇出奔。当时另有一位画家邹之麟与吴洪裕是好朋友,常与吴洪裕一起观赏《富春山居图》,那‘富春轩’的匾额就是邹之麟题的。邹之麟曾将此图比作‘画中兰亭’,吴洪裕也许是想到唐太宗将《兰亭序》带入陵寝陪葬,经过千思万虑,他作出一个令家人惊讶不已的决定:要此画

【何以逃过‘毁容’厄运?】

时间到了乾隆一朝。《富春山居图》实在太有名了,雅好书画的乾隆一直不在此图的兴趣,便以皇帝之威仪征召此画。每年,都有《富春山居图》送到乾隆皇帝手里,当然,那都是后人仿写的赝品。这一年,是乾隆10年,公元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第一印象非常好。他与大臣们反复鉴赏琢磨,认为此画笔墨苍古,溪壑天成,确系黄公望真迹。这位34岁的帝王长叹一口气,运足心力题上‘神品’两个大字。从此,他对该图格外珍爱,不仅常在宫中展阅,出外巡游时也随身携带。从1745年至1794年50年间,在画上题跋54次,长长短短印鉴累累,凡空隙处,几乎为之充塞,整个画面被破坏殆尽。后人笑为‘毁容’。不料,就在乾隆11年,又一幅《富春山居图》进宫了。天津富商安岐家道中落,将《富春山居图》等旧藏卖给了清宗室溥伟。这夜,好奇的乾隆皇帝秉烛而观。细细看这一幅《富春山居图》的笔意、题跋,觉得不凡。又叫内侍拿出去年那幅来对比,研究了半天,他说这幅是假的,但还是要留下,因为画得太好了,像真的一样,又

【一幅画,两岸睽隔几十年?】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在清宫里静静安放187年后,人世改朝换代到了民国22年,即1933年。这一年,日军攻占了山海关,北京岌岌可危,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自此之后的15年中,《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子明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经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由北京经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至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那么,它的小段《剩山图》,是怎么来到浙江博物馆的? 吴家后人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1669年被清初大收藏家王廷宾购得。此后辗转于各藏家之手,战火硝烟中,长期湮没无闻。再次面世,已是250多年后的1938年。认出它是上海收藏名家吴湖帆。话说1938年秋,吴湖帆因病于上海家中。一天,汲古阁老板曹友卿前来看望他,随身带了刚买到的一张破旧的《剩山图》请他鉴赏。吴湖帆一看不得了,只见画面雄姿秀逸,山峦苍茫,神韵非凡。画上无款,仅书‘山居图卷’四字。吴湖帆捧画赏识良久,从画风、笔意、火烧痕迹等处反复研究,断定这就是黄公望的传世名作《富春山居图》的前一部分,不由得脱口而出:‘乱世出奇迹,真没想到三百年后又能见到大痴画的火中之宝。’曹友卿一听,知是至宝,不肯转手了。几番交涉,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商周古铜器,将这个残卷换下了去。说来稀奇,吴湖帆近一个月的大病,就此霍然痊愈了。吴湖帆发现,换下的只是残卷中的残

卷,题跋也没有了。后来,由曹友卿再向原卖家主寻索,终于在废纸篓中找到,恢复了原貌。自此,《剩山图》归入吴湖帆的‘海景书屋’,他自称‘大痴富春山一角人家’。

解放后,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浙江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后,内心颇为不安。他也是从战乱中过来的人,他觉得,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一旦天灾人祸,以个人之力极难保存,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想将此图收归浙博。吴湖帆好不容易得到如此宝物,决无意转让。沙孟海并不放弃,仍不断来往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最后,吴湖帆一来为政治形势所迫,二来被沙孟海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该馆‘镇馆之宝’之一。2009年早春,寒风细雨天气,我为了《剩山图》去浙江博物馆。《剩山图》来此已经五十多年了,它的现状如何? 先见到赵主任。他见面就说,《剩山图》经过民间收藏家几代人的努力,保护过程曲折艰难,能从民间回到官方博物馆,应该说是有了最好的归宿。因为书画类文物对保管条件要求很高,极易发生霉变、虫蛀等问题,一不小心几百上千年的东西就毁了。《剩山图》已经历了五任专管员。我去那天,凑巧现任及上一任保管员都在。她们介绍说,原先是自然存放,库房注意通风,下雨时关窗,太湿的天气就排风除湿,高温天要想办法降温。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保护意识强起来,条件也逐渐

得到改善。现在库房里恒温恒湿,具备了专业、先进的保管设施。

“你们见过这幅图吗?”“当然见过。”前任专管员更是说,“见得不常见了。接待外宾接待领导呀,特定展览呀,都会看到。”不过现在看到的次数少多了,因为保护意识在加强。像《剩山图》这样的名画,六百年了,每打开一次就多一些折皱,多一些自然损耗,很可惜。有些变化肉眼是看不到的。书画部蔡主任说,《剩山图》是浙江博物馆最高等级的藏品,但凡移动,出席都需馆长亲自审批。五十多年来,只在1989年浙博60周年馆庆等极少的机会,短暂几天公开展览过。

一幅《富春山居图》,不但绘尽了富春山一带的山水,还一路承载着悠长的人世风景。六百多年过去了,山水依旧,而人世盘桓回旋,到了这一站,希望是团圆之站。谁不希望“破冰”的春天过去后,有朝一日,两段画能拼合展出,让世人一饱眼福,一了心愿。走出博物馆时,我在细雨中回望:安全栖息在红木盒里的《剩山图》,你可有感知,这个春天,有那么多人对你的骨肉团聚在做努力?



Century 21 21世纪不动产信宜店. 更多房源信息请咨询信宜滨江店... 临江花园, 钱江湾花园, 国信嘉园, 江滨花园, 六合天寓, 贺田尚城, 彩虹城, 国信嘉园, 通策广场, 碧水豪园, 旅游水印城, 南岸晶都, 中央花城, 中兴花园, 中央花城, 倾城之恋, 风雅钱塘, 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 风情苑, 沈塘新村, 松木场河东, 下宁巷, 长板里, 王马巷, 米市巷, 叶青苑, 翰林花园, 大关西七苑, 庆晖公寓, 假山新村, 盛世嘉园, 盛世嘉园, 怡景花城, 岸上蓝山, 翡翠城, 闲林山水, 爵士风情, 翡翠城, 西溪山庄, 桃花源, 白云深处.

Century 21 世纪嘉城店. 本店承诺: 以下房源无期房、无三证不齐,符合杭州市二手房上市交易相关规定! 更多房源及抵押贷款需求请咨询 86953822 86953722 南岸埠御景苑8幢1号商铺. 鸣翠蓝湾(叠排), 鸣翠蓝湾(多套), 颐景山庄, 春江花月, 采荷人家, 采荷玉荷, 采荷洁莲, 采荷一区, 凯旋金牛坊, 南岸埠月季公寓, 南岸埠北景东苑, 南岸埠景和苑, 南岸埠御景苑, 南岸埠御景苑, 凤起路春丰苑, 柳营花园(长庆街), 翰林花园, 新城市广场, 景芳二区, 濮家东村, 环城东路.